

世界文學全集

斯湯達爾：

紅 與 黑

2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世界文學全集

斯湯達爾：



與

黑



2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世界文學全集 2

精裝39大冊
定價10600元

編纂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者：喜美出版社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114號
總經銷：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門市部：台北市萬大路576號
電話：3019692・3038722・3077633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一日

紅 與 黑

目 錄

一	小城	一
二	市長	五
三	窮人的利益	九
四	父與子	一六
五	談判	二一
六	愁悶	三一
七	選擇的愛	四二
八	小風波	五五
九	鄉村的一夜	六一
十	雄心和澀囊	七六
十一	一夜	八一
十二	旅行	八六
十三	透明的襪子	九四
十四	英國剪刀	一〇一
十五	雞鳴	一〇五
十六	第二天	一一〇
十七	第一位副市長	一二五

十八	皇帝駕到維立葉爾	一二一
十九	思想使人痛苦	一三七
二十	匿名信	一四七
二十一	和主人的對話	一五二
二十二	一八三〇年的風尚	一六九
二十三	一個官吏的悲哀	一八四
二十四	省會	二〇二
二十五	神學院	二一〇
二十六	世界或富人所缺少的是什麼	二一九
二十七	人生的初次經驗	二三二
二十八	聖體遊行	二三七
二十九	第一次向上爬	二四五
三十	野心家	二六三
三十一	田園樂趣	二八五
三十二	初見世面	二九九
三十三	學步	三一〇
三十四	德·拉·本爾爵府	三一四
三十五	敏感和虔誠的貴婦	三二九
三十六	說話的姿態	三三二
三十七	風濕病	三四〇

三十八	抬高身價的裝飾是什麼	三五〇
三十九	跳舞會	三六二
四十	瑪嘉銳特皇后	三七四
四十一	少女的王國	三八四
四十二	他是一個丹東麼	三八九
四十三	圈套	三九五
四十四	少女的心事	四〇六
四十五	那是一個圈套麼	四一三
四十六	夜半一點鐘	四一九
四十七	古劍	四二七
四十八	殘酷的時刻	四三三
四十九	滑稽歌劇	四三九
五十	日本花瓶	四四九
五十一	秘密記錄	四五六
五十二	討論	四六二
五十三	教士 林地 自由	四七一
五十四	斯特拉斯堡	四八〇
五十五	道德的任務	四八八
五十六	道德的愛	四九六
五十七	教會裏最好的位置	五〇〇

五十八	曼儂萊斯珂	五〇三
五十九	厭倦	五〇八
六十	劇場的包廂	五一二
六十一	使她恐懼	五一七
六十二	老虎	五二三
六十三	軟弱的地獄	五二九
六十四	一個聰明人	五三五
六十五	暴風雨	五四三
六十六	悲慘的詳情	五四九
六十七	碉堡	五五七
六十八	有權力的人	五六二
六十九	陰謀	五六九
七十	安靜	五七四
七十一	審判	五七八
七十二		五八六
七十三		五九二
七十四		五九八
七十五		六〇七

一 小城

把成千的生物放在一起，抹除了壞的，那籠子就不熱鬧了。

——霍布斯

維立葉爾小城可算是法朗士——孔德省裏最美麗的城市當中的一個了。它的白色的房屋，有着用紅瓦蓋成的尖尖的屋頂，疎疎密密，排列在一個山坡的斜面上，曲折蜿蜒的地方，却被一叢叢的茁壯的栗樹襯托出來。杜伯河在舊堡寨的下面，約有數百步的地方奔流着，這舊堡寨是從前西班牙人建築的，到今天只剩下斷瓦頽垣了。

維立葉爾的北面，被一座高山所掩蔽，這是汝拉山脈的分支。每年十月，當最初的寒流來到的時候，威拉嶺的山峯，便蓋滿了白雪。從山間狂奔下來的急流，經過維立葉爾城，然後傾瀉似的注入杜伯河。急流貢獻水力給無數間鋸木廠，這是一樁很簡便的工業。城中大多數的居民，因此快樂過活。自然，這城中的居民，農民多於有錢的紳士。

但是，並非這些鋸木廠，使這座小城富足了。富足的原因，是靠着印花布料的製造；這是有名的繆魯士花布。自從拿破崙失敗以後，這種繁榮，改變了維立葉爾全城房屋的面貌，人們剛走進這城市，就聽到一陣噪聲，震得人們頭痛。這是一架又可怕又喧囂的機器所發出來的聲響。二十個笨重的鐵錘，因急流衝動齒輪，高舉起來，又自然的落下。這響聲使街道都震動起來。每天每個鐵錘，不知道要造出多少萬鐵釘。當鐵錘一起一落的時候，那些

又鮮豔又美麗的少女，遞送小鐵片在巨大的鐵錘下面，於是小鐵片很快的就變成釘子了。這種工作，表面顯得粗笨，却是使第一次來到法蘭西和瑞士交界的山裏的旅客，最感到驚奇的一種工業呢！假如他走進維立葉爾城，詢問這座會震大路上行人耳朵的宏大的製釘廠究竟屬哪一個的，人們會用懶洋洋、慢吞吞的語調回答他說：「它嗎！它是屬於市長先生的。」

維立葉爾有一條大路，從杜伯河岸起，直達山坡坡頂。在這一條大道上往來的旅客，只要他在中途稍稍停留數分鐘，百分之九十九，他可能看見一個神色匆忙的顯耀的男人。

只要看見他，所有路上的行人，都趕忙脫帽敬禮。他頭髮斑白，穿着灰色的服裝，他曾經得過許多勳章。他有寬大的前額，鷹嘴似的鼻子，總之，他的面貌，嚴肅端正。在他的面貌上，我們一眼望去，甚至覺得他不但有鄉村市長的尊貴，還兼有某種和悅；這種和悅，我們僅能在四十八歲或五十歲的人身上發現。但是不久這位巴黎的旅客，更發現他自得和自滿的心情裏，偏見是怎樣的窄狹，創造的智慧是怎樣的稀少。這個人的才能，我們可以斷定，他只能辦到嚴格地收討他人的欠債，當他自己欠人家的債時，他愈遲還愈好。

這便是維立葉爾城的市長德·瑞那先生。當他用嚴肅的步態穿過街心，走進市政府，旅客就看不見他的影子了。但是假如這位旅客繼續散步，再走上一百步左右，他便遠遠的看到一座樣式相當美麗的房子，從房子周圍的鐵欄柵望進去，還可瞧見極華美的花園。再望過去，便是一帶布果尼的山脈所組成的天際線，好像天生來怡悅人們眼睛的。這一片風光使旅客忘記了那開始使他窒息的、癘疫一般的財利的氛圍。

又有人告訴旅客說：這座房子是屬於德·瑞那先生的。他的房子剛剛落成，他所以有這

樣美麗的堅固的白石住宅，完全由於他那大規模的製釘廠所賺來的利潤。有人說他的祖宗是西班牙人，據說在路易十四未征服此地以前，他的祖宗——西班牙人——已經來到此地安居樂業了。

自從一八一五年起，他就以為做工業家，是可羞恥的了。原因是從一八一五年起，他已經做了維立葉爾的市長。這壯麗的花園的各部平台是由護堤短牆支持着，一層一層的，一直到杜伯河岸。這也是德·瑞那先生在製釘生意上經營的結果。

在法蘭西我們不要想多看見這類明媚如畫的花園，如像在德意志的萊比錫、法蘭克福、紐倫堡等各大工業城附近的區域內的那樣。在法朗士——孔德省裏，假如有人建築高牆愈多，或者在他的地產上，將方正的石塊，一層一層的堆積起來，那麼，他愈能獲得村鄰的尊敬，德·瑞那先生的花園裏，不用說是築了高牆。還有更值得人們羨慕的，是他花園裏有幾塊小小的土地，是他用金子買過來的。舉個例來說，當你初到維立葉爾的時候，你看見的那所鋸木廠，矗立在杜伯河岸那種特殊的形勢，會令你目觸心驚。你還會注意到「索黑爾」幾個大字，用極大的字母，寫在那屋頂上的一塊大木板上；六年以前，這場地還是工廠佔據着，但是這時候，人家正在這塊土地上替德·瑞那先生的花園建築第四層平台的圍牆。

無論市長是如何的傲慢，也不得不跟那個又倔強又頑固的農夫索黑爾老頭兒打交道。他給了他一些明晃晃的金路易，才得到他的允許，把他的工作場搬到別的地方。至於那條發動截木鋸的公共河流，德·瑞那先生在巴黎活動，假借權勢，才使得這條河流迂迴改道。他所以有這種幸運，是因為在一八二幾年大選舉以後。

在杜伯河岸下游五百步遠，德·瑞那先生用他四畝田地去掉換索黑爾一畝田地，這個地段，顯然對於索黑爾的松樹板材生意上是十分有利的。這個索黑爾老伯伯（自從他發財以來，大家都這麼稱呼他了），掌握了秘密的生意經，利用他鄰居的心急和強烈的地產佔有慾，敲了他六千法郎一個大數目。

老實說，他們這種掉換，曾經引起維立葉爾頭腦精明人的批評。這已經是四年前的事了；有一個禮拜天，德·瑞那先生穿着市長的禮服，從教堂回來的時候，他遠遠的看見老頭兒索黑爾被他的三個兒子圍繞着，滿面笑容的望着。他這陣笑容，在市長先生的心靈裏鑄成了他的最不幸的一天。從此以後，市長便常常想到他那次本來可以少花些錢，也能做成交易的。

要想獲得維立葉爾大眾的敬仰，最重要的是一方面仍舊建造許多道圍牆，一方面不要採取這些泥水匠從意大利帶來的計劃。這些泥水匠是每年春天繞道汝拉山峽到巴黎去的。假如有個鹵莽的建築家，採用了這種革新的計劃，他將永遠受人們的譏諷，說他笨拙無能；並且在法朗士——孔德省裏，一般守舊而穩重的紳士，他們往往可以支配一般的輿論，使維新的人失敗到不能立足的地步。

事實上，這些保守的人，在法朗士——孔德省裏，所造成的專橫的權威，是最令人討厭不過的，就是因了這種專橫的威權，所以在稱爲民主社會的巴黎生活慣了的人，如果他來到外省的都市裏居住，實在無法忍受這小城市的生活。專橫的輿論，算不得公正的輿論，這種壓迫是最笨拙不過的了，在法蘭西的小城市裏，是和在美利堅合衆國裏同樣愚蠢的。

二 市長

重要！先生，什麼也不算麼？愚人的尊敬，孩童的驚奇，富人的豔羨，智者的蔑視。

——巴拿夫○

這是一件很幸運的事，德·瑞那先生榮任行政長官的好名譽，促成了修築一道龐大堅固的堤牆。它修築在離杜伯河水道，大約有百步之高的山坡上。對於維立葉爾民衆的散步說來，這堤牆是必需的。這樣可贊美的地勢，算是法蘭西最美妙的風景之一了。但是每年春季，雨水在那裏沖流成許多溝窪，阻礙行人，大家全感受到這種困難和不便。因為這種困難，給了德·瑞那先生一個很好的揚名機會，他建築了一帶二十呎高，三十到四十特瓦茲○長的寬厚堤牆。這種十分重要的公益事業，已經使他市長的美名，永垂不朽了。

爲了這堤牆的欄杆的興建，德·瑞那先生不得不到巴黎跟三次。因爲前任內務部長曾經宣布關於維立葉爾的散步場所，對於他是恨入骨髓的仇敵，一向反對興建它。到今天這堤牆的欄杆已砌成離地有四呎來高了。再者，好像公然侮蔑現在和過去的部長們似的，他們趁這個時機經營工程，用很好的建築石板來鋪飾路面。

多少次，當我胸膛靠住光潔細緻的灰碧色的牆石，心裏還迷戀着昨夜遽然離棄的巴黎的舞場，我的眼光，却投射在杜伯河沿岸！河的左岸，蜿蜒着五六道山谷。在山谷裏，我們的眼睛分明看出無數的小溪，在那兒潺潺地流着，形成重重疊疊的小瀑布，然後才聚匯在杜伯

河裏。山間的太陽是很猛烈的。每到紅日當頭，炎熱難堪的時候，憩息在這平台上的遊人的清夢，遂爲壯美的榲樹蔭蔽着。這些榲樹生長得真快，那綠油油的密葉，遠望一片蔥翠，因爲它們生長的地點很適宜，無怪這位市長先生，他的產業龐大的圍牆的後面，購置這塊土地。縱令市參議會是如何的反對他，他毫不在意，竟將一帶散步場所，又加寬了六尺多。（縱然他是過激派，我是自由黨，但是爲了他這番功業，我還是贊美他的。）無怪維立葉爾貧民寄養所所長，幸運的哇列諾先生的意見，和我們這位市長的意見一樣，都以爲這段堤牆，可以比得上聖日爾曼·昂·萊。

至於我呢，對於這條所謂「忠義大道」，只找到一個可以譴責的錯處。我們在十四五個地方，讀到這雕刻在大理石板上面的官名。這麼一來，德·瑞那先生又賺得一個勳章。我所要以譴責「忠義大道」，完全是不滿意他們那種野蠻的方法，強迫將許多茂盛茁壯的榲樹枝葉修剪，甚至於砍掉它們的梢頭，他們不願意樹木長成低低的，圓圓的，平平的梢頭，好像菜園裏通常的蔬菜。他們只要我們在英吉利所看見的榲樹那麼華美的形態就夠了。市長先生的意見是這樣的專橫，凡附屬在這個區域內的樹木，每年兩次，一定得殘酷的截剪斧伐。本城的自由黨人，都以爲——也許他們言過其實——自從馬士農神父開例將截剪下的樹枝樹葉據爲己有以後，一班公家園丁的手腕，更殘酷了。

這位少年神父自從貝尙松省城裏派來，已經有好幾年了。省裏派他來，爲的是監視西朗神父和周圍的幾個傳教士。以前，有一個年老的外科軍醫總監，曾在意大利軍隊裏服務過的，後來退居在維立葉爾。他活着的時候是過激黨，同時又是拿破崙黨。（市長先生的意見是

這樣。〕有一天他大膽抱怨市長，可惜這些美好的櫟樹，定期截剪，變成殘廢的樣子了。

「我愛蔭涼」，德·瑞那先生常常這樣回答。當他說這話的時候，態度高貴適當。因為說話的對方，是曾經得過嘉禾勳章的大醫生。「我愛蔭涼，我修剪我的樹，爲的是使它枝葉密茂、將來更多蔭涼。我不懂得一棵樹長出來還有什麼別的用途，除非它像有用的胡桃樹那樣『有利可圖』。」

「有利可圖」，這句成語，就決定了維立葉爾的一切了。這四個字代表了那城市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的一般的思想。

「有利可圖」也就當做一個理由，來安排這座我們以爲那麼美麗的小城市的一切事情。陌生的旅客來到此地，被周圍深邃而清爽的林壑美景蠱惑住了，最初便會想像這裏的市民對於美是特別敏感的。一般本地人也時常誇耀他們家鄉景物的美麗，我們絕對不能否認他們重視美。但是正因爲山川風物的美麗可以引誘人們到那裏去旅行，旅館、商店的老板們可以大發財，然後再依照納稅的辦法，便一一的向市政府完成其「有利可圖」的使命了。

這是一個美好的秋天，德·瑞那先生挽着他的妻子，在「忠義大道」上緩緩地散步，他用很嚴肅的態度談着話。德·瑞那夫人一面很用心的聽他的丈夫談話，但是兩眼緊緊地注視着她的三個孩子的動作，好似很不放心的樣子。她的大兒子大約有十一歲了，走不上幾步，孩子又挨近堤牆，他很想爬上去玩玩。在這個時候，便有一個很溫柔的聲音喚着阿朵兒夫，孩子聽到這個聲音，才放棄他頑皮的計劃。從面容上看起來，德·瑞那夫人有三十歲左右了，可是仍舊非常的漂亮。

「這位漂亮的巴黎先生，對這件事，他將來一定會懊悔的。」德·瑞那先生很生氣的說道，他兩頰比平時顯得更蒼白。「……我自己並不是沒有官場朋友的。」

（我很想將外省的人情風俗，用兩百頁的篇幅向你們詳細地描述，但是我不敢這樣不講情理，使你們耗費許多光陰，來讀我這樣的長篇大作。外省的方言，實在是很煩瑣的，而且他們細膩的私語，實在是聰明不過的。）

這位在維立葉爾市長的眼裏，這樣可恨的漂亮的巴黎先生並不是別人，就是阿白爾先生。兩天之前，他已經想方設法，參觀了維立葉爾的監獄和貧民寄養所。不但這樣，他還參觀了市長先生和本城大財主們所管轄承辦的大醫院。

「不過，」德·瑞那夫人怯懦地說道：「你既然是很正直廉潔，又很細心謹慎地去辦理維立葉爾的慈善事業，這位巴黎先生他敢對你怎麼樣呢？」

「他來專為的是找錯處，以後他好做文章，在自由黨的報紙上發表。」

「我親愛的，你從來沒有看過自由黨的報紙。」

「可是有人常常向我們說起這些過激黨的言論。這些事情總使我們耽心，並且妨礙我們做正當的事情。至於我哪，我一輩子也不能饒恕這個教士的。」

①田拿夫((Joseph Bernave, 1761 — 1793) 法國憲法會議議員 一七九二年因反革命罪被斬首。

②特瓦茲 (Toise)：法國古度名，約合一、一九四九米突，大約等於六市尺。

三 窮人的利益

一個有德性而沒有陰謀的教士，是鄉村的福音。

——弗列力○

我們應該敘述一下，維立葉爾城這位教士，他已經是八十歲的老人了。但是由於山間空氣的清爽的身體壯健，養成一副剛毅的性格。每天無論什麼時候，這位教士有參觀監獄、醫院、甚至於貧民寄養的權利。有人由巴黎把阿白爾先生介紹給這位教士，這天正是早上六點鐘，阿白爾先生很敏捷的走到這奇怪的小城來了。他一到，立刻就去教士家裏。

西朗教士讀着木爾侯爵寫給他的介紹信，沉思不語。德·拉·木爾侯爵是法蘭西的大臣，也是本省最富的大地主。

「我的年紀這樣大，這裏大家都敬愛我，」他低聲向自己說道，「他們一定不敢對我有什麼的！」想到此地，立刻轉身向着巴黎來的先生，雖然他的年紀那麼高邁，但是在他得意的眼睛裏，還閃爍着聖潔的光輝，好似在說：他是很快活的，將要做出一個特別的含有危險性的行動。「先生，你同我一齊去吧！但是在獄卒的面前，尤其是在貧民寄養所的看守人的面前，我希望先生對於我們看到的事物，不要發表任何的意見。」阿白爾先生聽到這裏，明白他遇着一個好心腸的人，於是他隨着這位可敬佩的教士，參觀了維立葉爾的監獄、醫院、寄養所等處。他曾經發了許多問題，雖然他得着一些稀奇古怪的答覆，但是他始終沒有吐